

王運熙 著

述論

樂府詩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羲之

樂府詩

卷之

卷之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運熙 著

樂府詩述論

樂府詩述論

王運熙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長壽書屋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中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16.25 插頁 2 字數 322,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ISBN 7-5325-1864-7

I·1029 定價: 26.20 元

自序

本書分爲上、中、下三編。上編《六朝樂府與民歌》、中編《樂府詩論叢》，過去曾分別單行出版；這次重印，大體保存原貌，只在少數地方作了一些修訂。下編《樂府詩再論》則是新編起來的。

《六朝樂府與民歌》一編，主要是在一九四八年夏季到一九五〇年夏季兩年中寫成的。一九四七年夏，我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留任爲該系助教。當時系主任陳子展先生，鼓勵我多做一些古代文學的專題研究。我打算研究漢魏六朝文學，他認爲可以先研究該時期的雜體詩。我聽從他的意見，先是寫了一篇《離合詩考》（後由他介紹發表在《國文月刊》第七九期）。接着研究風人詩（其特點是包含諧音雙關語），因而細讀了含有許多諧音雙關語的樂府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曲和西曲歌。在閱讀過程中，參證各種史乘記載，發現吳聲、西曲有不少問題，諸如不少曲調的作者、本事，其和送音節以及產生時代、地域等，過去或不受注意，或未被充份闡述，因而其原來面貌沒有被人認清，甚至引起了一些誤會。於是就探索所得，寫出七篇系列論文，結成此編。此編以吳聲、西曲爲研究對象，而吳聲、西曲歌辭中包

含着一部份民歌，還有許多具有民歌風格的文人作品，因此取名《六朝樂府與民歌》。全稿寫成後，由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出版，時爲一九五五年，後來又由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

《六朝樂府與民歌》一編，舊版本有一個內容提要，由我自己撰寫，扼要介紹了全書內容，可供讀者參考，現在就逐錄在下面：“六朝民歌大部份保存於樂府吳聲歌曲與西曲歌中，本書即以吳聲、西曲爲研究對象，考察它們產生的時代、地域及其淵源，說明它們怎樣從里巷風謠發展成爲貴族階級的樂曲，以及它們在那個時代的進步意義。對《子夜》、《讀曲》等重要曲調的作者、本事等問題，作了詳細考證；并通過對樂曲中和送聲作用的闡明，解釋了現存許多歌詞內容與原始傳說不相符合的疑問。對歌詞的一種重要修辭手段——諧音雙關語的運用，也搜集了豐富的材料，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上編中《吳聲西曲雜考》篇中的《前溪歌考》一節、《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篇，曾分別在一九四九年《國文月刊》第七五期、第八一期上發表過，其後編集成書時又作過若干修改補充。

中編《樂府詩論叢》，是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期陸續寫成的。《六朝樂府與民歌》寫完後，我把研究樂府詩的範圍擴展到漢樂府，重點放在相和歌辭方面，同時對漢魏六朝的通俗樂曲作一些整體研究。過去研究漢樂府的著作（包括箋注）比較多，我在這方面未能發掘出許多新材料，提出一系列新看法，寫成專著。收集在本編中的十一篇論文，

大體可分三個方面：一是關於樂府官署、漢魏六朝清樂沿革、漢代黃門鼓吹樂和鼓吹曲、漢魏晉雜舞曲等情況的介紹和考證；二是對漢代、南北朝樂府民歌的時代背景和思想藝術的分析；三是對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書籍的評述。最後附錄《七言詩形式的發展和完成》一文。七言詩體起源於民間，早期七言詩多用樂府詩題寫作，所以把該文作為附錄。

本編於一九五八年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其後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印過。書中的一部分篇章，曾分別發表於《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副刊、《復旦大學學報》、《語文教學》等雜誌上。

下編《樂府詩再論》，是新編集起來的，共收文章十八篇，其中少數是四十、五十年代舊作，多數是一九七六年以後陸續寫下的。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我的研究重點從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轉移到唐代文學，其後又轉移到中國文學批評史方面；因此五十年代後我寫的有關漢魏六朝樂府詩的文章就較少。這些文章，是從四十年代末到目前四十多年間斷斷續續寫成的，除少數舊作外，寫作時大抵針對某種情況和問題，提出看法，沒有研究重點，因而顯得較為零碎，缺少系統。文章引用材料、發表看法，少數地方也有和上、中編中的篇章稍有重複之處，但論述重點、角度有所不同，希望讀者能够諒解。其中《略談樂府詩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樂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關係》、《蔡琰和胡笳十八拍》、《吳聲西曲中的揚州》四篇，曾收集在拙著《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一九八一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該書

早已脫售，將來如能再印，我準備予以增刪重編，因此把以上四篇抽出，收入本編。長文《論吳聲與西曲》寫於五十年代，它對《六朝樂府與民歌》一編內容作了扼要概括，又補充了若干新的內容，可看作該編的一篇緒論，當時不及和該編同印，現在也收入本編。《離合詩考》一文，上面提到，是我研究六朝樂府詩論文的前奏。考慮到雜體詩和樂府詩關係比較接近，雜體的風人詩和六朝樂府更是水乳交融，唐代吳兢的《樂府古題要解》也把各種雜體詩放在後面分條解說，因而把該文收在後面。

我從四十年代末期開始研究樂府詩，到現在已近半個世紀了。歷年來所寫有關漢魏六朝樂府詩的篇章，除少數幾篇導讀性和賞析性的短文以外，都已結集在本書中。尚有若干論述唐代樂府詩的篇章，日後擬與其他論文另行編集。上、中兩編過去分別出版的單行本，流佈頗廣。由於六十年代中期以來，未曾重印，脫銷已久。近年來國內外一些友好和同行，建議重印，未能及時如願。現在把舊作新編，匯為一書問世，我感到非常高興，也非常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同志的盛情。

我走上研究漢魏六朝詩歌的道路，得到陳子展先生的指點和鼓勵。陳先生當時勸我研究文學時要多讀史書，我照着做，收穫很大。五十年代初，我把《說黃門鼓吹樂》一文（見本書中編）寄給遠在北京、未曾謀面的余冠英先生看，余先生很同意我的看法，並立即介紹給當時創刊不久的《光明日報·文學遺產》副刊發表。之後他又看了《六朝樂府與民歌》全稿，給予充分肯定，並為介紹出版。一九五二年初，我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由助教進升爲講師，提供的論著是《六朝樂府與民歌》一稿。當時蔣天樞先生審讀全稿，寫了詳細意見，給予很高評價。五十年代中期，《樂府詩論叢》編成後，劉大杰先生熱情爲之介紹出版。幾位前輩先生對於我的指點、關懷和幫助，我一直銘感不忘。現在除余先生外，其他三位先生都已逝世，而我也已是年屆七旬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不禁惘然。人的一生很短暫，貴在有所創造，留下若干值得紀念的東西。如果我在樂府詩研究方面取得的一點微薄成果，今後能比較長期地爲學人所參考和利用，那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王運熙 一九九五年三月於上海

目 錄

自序	1
----	---

上 編 六朝樂府與民歌

吳聲西曲的產生時代	1
吳聲西曲的產生地域	20
吳聲西曲的淵源	30
吳聲西曲雜考	42
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	94
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	111
神弦歌考	156

中 編 樂府詩論叢

漢魏兩晉南北朝樂府官署沿革考略	169
漢武始立樂府說	177
清樂考略	180
說黃門鼓吹樂	210
漢代鼓吹曲考	218
雜舞曲辭雜考	227
漢代的俗樂和民歌	235

論《孔雀東南飛》的產生時代、思想、藝術及其問題·····	260
南北朝樂府中的民歌·····	277

漢魏六朝樂府詩研究書目提要·····	292
附錄：七言詩形式的發展和完成·····	329

下 編 樂府詩再論

略談樂府詩的曲名本事與思想內容的關係·····	349
樂府民歌和作家作品的關係·····	363
相和歌、清商三調、清商曲·····	370
讀漢樂府相和、雜曲札記·····	390
蔡琰與《胡笳十八拍》·····	415

論吳聲與西曲·····	420
吳聲、西曲中的揚州·····	455
謝惠連體和《西洲曲》·····	459
柳惲的《江南曲》·····	463
梁鼓角橫吹曲雜談·····	468

讀《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478
論樂府詩絕句四首·····	486
離合詩考·····	488

附 錄

研究樂府詩的一些情況和體會·····	505
--------------------	-----

上編 六朝樂府與民歌

吳聲西曲的產生時代

一

六朝《清商曲》中的主要部分——吳聲歌曲與西曲，正像漢代的相和歌辭一樣，是貴族階級的樂曲，但裏面包含着不少數量的民間歌謠，因而在文學上具有重大的價值。

吳聲歌曲的興起時代早於西曲。《宋書·樂志》首先敘述了《子夜》、《鳳將雛》、《前溪》、《阿子》、《歡聞》、《團扇》、《督護》、《懊惱》、《六變》、《長史變》、《讀曲》等吳聲歌曲的起源，並予以綜論道：

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其後被諸弦管。

《宋書·樂志》之後，有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敘述吳聲歌曲的名目頗詳。《樂府詩集》（卷四四）說：

《古今樂錄》曰：“吳聲歌，其曲有《命嘯》、《吳聲》、《游曲》、《半折》（按《通典》及《舊唐書》作《平折》）、《六變》、《八解》。《命

嘯」十解，存者有《烏噪林》、《浮雲》、《驅雁歸湖》、《馬謖》，餘皆不傳。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按《通典》及《舊唐書》作《上林》），三曰《鳳將雛》，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丁督護》，十曰《團扇郎》。並梁所用曲。《鳳將雛》已上三曲，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今不傳①。《上聲》已下七曲，內人包明月製《舞前溪》一曲，餘並王金珠所製也。《游曲》六曲：《子夜四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游曲》也。《半折》、《六變》、《八解》，漢世以來有之。《八解》者，《古彈》、《上柱》、《古彈》、《鄭干》、《新蔡》、《大冶》、《小冶》、《當男盛》，當梁太清中，猶有得者，今不傳。”

《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所提到的吳聲歌曲，有不少曲調的歌詞沒有流傳至今（其中可能有原來是有聲無辭的作品）。現在有歌詞留存的曲調而為《宋書·樂志》所敘述到的，有下列九種：

(1)《子夜》、(2)《前溪》、(3)《阿子》、(4)《歡聞》、(5)《團扇郎》、(6)《丁督護》、(7)《懊惱》、(8)《長史變》、(9)《讀曲》。

《宋志》未述及而《樂錄》（指上引一段文字）提到的，有下列諸種：

(10)《上聲》、(11)《歡聞變》、(12)《子夜四時歌》、(13)《子夜警歌》、(14)《子夜變歌》。

《宋志》、《樂錄》（指上引一段文字）俱未述及而為《樂府詩集》收入的，有下列諸種：

(15)《七日夜女歌》、(16)《黃鵠》、(17)《碧玉》、(18)《桃葉》、(19)《長樂佳》、(20)《歡好》、(21)《黃生》、(22)《華山畿》、(23)《春江花月夜》、(24)《玉樹後庭花》、(25)《堂堂》、(26)《泛龍舟》、(27)《三閨詞》、(28)《黃竹子歌》、(29)《江陵女歌》。

《三閣詞》以下諸曲，都是唐代作品，故實際只得二十六種。現在把其中作者或產生時代可考的，依時間先後次序敘述於下。

(1) 《前溪歌》——晉沈充(?——三二四)作。

《宋書·樂志》(一):“《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琬(按“琬”原誤作“玩”)所製。”按沈琬即沈充。

(2) 《阿子歌》、《歡聞歌》——晉穆帝升平中(三五七——三六一)民間謠曲演成。

《宋書·樂志》(一):“《阿子》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演其聲以爲二曲。”按《宋書》(三一)《五行志》云:“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阿子》、《歡聞》樂曲，由後人演成，當在升平以後。又《歡聞變歌》係《歡聞》之變曲，產生時代自更在後。

(3) 《子夜歌》——晉女子子夜(?——約三八一以前)作。

《宋書·樂志》(一):“《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玕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按殷允爲豫章太守，時在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詳見本書《子夜歌考》。又《子夜四時歌》、《子夜變歌》等，同爲《子夜》之變曲，其產生時代自在《子夜》之後。

(4) 《碧玉歌》——晉孫綽(三一四——三七一)作。

《玉臺新詠》(卷十)《情人碧玉歌》二首，題孫綽作。《初學

記》(十五)、《太平御覽》(五七三)引《古今樂錄》云：“《碧玉歌》，晉孫綽作。”案《晉書》(五六)《孫綽傳》，不著明生卒年月，僅云年五十八。考《建康實錄》卷八：“簡文帝咸安元年，是歲散騎常侍領著作孫綽卒，時年五十八。”此處據以推算。

(5)《桃葉歌》——晉王獻之(三四四——三八六)作。

《玉臺新詠》(卷十)《情人桃葉歌》二首，題王獻之作。《古今樂錄》(《樂府詩集》卷四十五引)云：“《桃葉歌》者，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

(6)《團扇郎歌》——晉王珣(三五——三八八)嫂婢謝芳姿所歌。

《宋書·樂志》(一)：“《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珣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珣好捉白團扇，故製此歌。”

(7)《長史變歌》——晉王廙(?——三九七)作。

《宋書·樂志》(一)：“《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製。”

(8)《懊惱歌》——晉安帝隆安中(三九七——四〇一)民間訛謠之曲。

《宋書·樂志》(一)：“《懊惱歌》者，晉隆安初(按《宋書·五行志》作隆安中)民間謠諠之曲，語在《五行志》。”故著時代於此。

(9)《丁督護歌》——本事發生於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四一五)。

《宋書·樂志》(一)：“《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旡收斂殯殮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旡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10) 《華山畿》——本事發生於宋少帝在位時（四二三——四二四）。

《古今樂錄》（《樂府》卷四六引）：“《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11) 《讀曲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四四〇）或二十八年（四五—）民間謠曲演成。

《宋書·樂志》（一）：“《讀曲歌》者，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古今樂錄》（《樂府詩集》卷四六引）：“《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按義康被殺，是元嘉二十八年事。

(12) 《春江花月夜》——陳後主（五五三——六〇四）作②。

(13) 《玉樹後庭花》——同上。

(14) 《堂堂》——同上。

《舊唐書·音樂志》（二）：“《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叔寶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何胥又善於文詠，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按《樂府》卷

四十七引此段，誤作《晉書·樂志》。）《春江花月夜》、《堂堂》二曲，後主原作今均不傳。

(15)《泛龍舟》——隋煬帝（五八〇——六一八）作。

《舊唐書·音樂志》（二）：“《汎龍舟》，隋煬帝江都宮作。”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吳聲歌曲大概可分兩大類：一類最初是民謠，其後被上層階級發展成為樂曲，例如《子夜歌》、《阿子歌》；另一類是上層階級自己的創作，例如《碧玉歌》、《桃葉歌》。第二類歌曲，雖非由民歌發展而成，但也受到民歌的深重影響，例如，其體制大都為五言四句，內容比較真率，語言比較質樸自然。陳後主、隋煬帝所製的歌曲，內容萎靡，文辭華豔，又多七言，可說已完全脫離了民歌的影響，所以一般談到吳聲歌曲的，往往不將《春江花月夜》等諸曲估計在內。去掉陳、隋二主之作，以上（1）至（11）各調，其產生時代自東晉初年到劉宋初年，恰如《宋書·樂志》的敘述，“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其他曲調的產生時代雖不可考知，但我們大致上可以推斷：主要的吳聲歌曲，產生於東晉、劉宋兩代。

二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引《古今樂錄》論西曲歌說：

西曲歌有（1）《石城樂》、（2）《烏夜啼》、（3）《莫愁樂》、（4）《估客樂》、（5）《襄陽樂》、（6）《三洲》、（7）《襄陽蹋銅蹄》、（8）《採桑度》、（9）《江陵樂》、（10）《青陽度》、（11）《青驄白馬》、（12）《共戲樂》、（13）《安東平》、（14）《女兒子》、（15）《來羅》、（16）《那呵